

聖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八

微子第十八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

正義曰此篇論天下無道禮壞樂崩君子仁人或去或死否則隱倫巖野周流四方因記周公戒魯公之語四

則必致仁人失所故以此篇次之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馬曰微箕二國名子爵也

微子對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微子見紂

孔子曰殺

有三仁焉

仁者愛人三人行異而同

疏

微子至仁焉。正義曰此章論

微子對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見紂紂無道微子去之

者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見紂紂無道微子去之

謂之仁三人所行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寧民也。註

所內孔雖不言箕亦當在斯內王肅云微國名子爵入為王
弟仲衍皆紂之同母庶兄也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每生
微子啓與仲衍其時尤尚為妾改而為妻後生紂紂之父欲
立微子啓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
子故立紂為後備檢書傳不見箕子之名惟司馬彪註莊子
云箕子名胥餘不知出何書也家語曰比干是紂之親則諸
父知比干是紂之諸父耳箕子則無文宋世家云箕子者紂
之親戚也言親戚不知為父為兄也鄭玄王肅皆以箕子為
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為紂之庶兄既無正文各以意言之
者尚書微子篇備有去殷之事本紀云西伯既卒周武王之
東伐至盟津諸侯叛殷會周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
王曰爾未知天命乃復歸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
與太師謀遂去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殫強諫紂
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窮剖比干觀其
心箕子懼乃佯狂為奴紂又囚之是也 柳下惠為士

師 典獄之官 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去之

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 孔曰苟直道以事人所 枉

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疏 柳下惠之邦 正義曰此一章

論柳下惠之行也柳下惠為士師者士師典獄之官也三黜

者時柳下惠為魯典獄之官任其直道羣邪醜直故三被黜

退人曰子未可以去乎者或人謂柳下惠曰吾子數被黜辱

未可以去離魯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

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者蓋或人不去之意也焉何也枉曲也

時世皆邪已用直道以事人則何往而不三黜乎言苟直

道以事人所至之國俱當廢三黜若舍其直道而曲以事人

則在魯亦不見黜何必去父母所居之國也 註士師典獄

之官 正義曰士師即周禮司寇之屬有士師卿士皆以士
為官名鄭玄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是士師為典獄之官
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子孟
之間待之 孔曰魯三卿季氏為上卿最貴孟氏
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以重道難成故 疏 齊景至子行
云吾老不能用 正義曰此章

言孔子失所也齊景公待孔子者待遇也謂以祿位接遇孔子也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者魯三卿季氏為上卿最貴孟氏為下卿不用事景公言我待孔子以上卿之位若魯季氏則不能以真有用事景公言我待孔子位卑若魯孟氏故欲待之以季孟二者之間曰吾若矣不能用也者時景公若臣下所制雖說孔子之道而終不能用故託云聖道難成吾老不能用於孔子行若去齊而歸魯也註以聖道難成故云吾老不能用於孔子行若去齊而歸魯也公奔齊頃之魯亂孔子適齊景公數問政景公說將以左昭田封孔子晏嬰諫而止之異曰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齊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是其事也齊

人歸女樂季相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孔子曰

斯也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疏三日不朝孔子行正義

臣相與觀之廢朝三日孔子遂行也案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在五月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於是誅魯大夫

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弗蒞者弗節買男女行者則

於墜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魯者不求有司皆子之以齊人聞之而懼曰孔子為政必簡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

并矣蓋致地犂鋤請先費田之而不可則致地者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解纓繫文馬

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焉於魯城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詭魯君為用道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

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日且如致膳乎大夫則吾尤

可以正相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於大夫

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

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爾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

告相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孔子遂行而曰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來歌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孔子曰此孔子為鳳鳥待聖

衰往者不可諫孔子曰已往所行來者猶可追孔子曰自

可追自止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曰已而已

辟亂隱居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曰已而已

已甚不可復治也再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

得與之言包曰下疏義在至之言。正義曰此章記接

而過孔子者按輿林人姓陸名匾字接與也昭王時政令無

相偶而接輿行歌從孔子禮過欲成也孔子也曰鳳兮鳳兮

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尤可追也而孔子也曰鳳兮鳳兮

待聖君乃見今孔子周行求合諸國而無不合是鳳德之衰

也諫止也言已往所行不可復止也自今已來尤可追

而自止欲揚孔子辟亂也已而巳也言今之從政者皆無

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深也而巳也言今之從政者皆無

德自將危亡無日故曰殆而皆辭也孔子下欲與之言

者下謂下車孔子感其言下車欲與而辟之不得與

之言者趨謂疾行也疾行以辟孔子故孔子不得與之言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曰

矣馬曰言數周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

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

是也而誰以易之孔曰鴟鴞周流之貌言當今天下治

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

士有辟人之法有辟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耨而不輟

為士從辟人之法已之為士則從辟世之法耨而不輟

鄭曰耨覆種也輟止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為其不

而便非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孔曰隱於山吾非斯人

之徒與而誰與孔曰吾自當與此天下人同天下有

道立不與易也言凡天下有道者立皆不疏長沮至

長沮桀溺隱者也邦廣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

寸二和為耦津濟渡處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

馬曰言數周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

流自知津處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

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

是也而誰以易之孔曰鴟鴞周流之貌言當今天下治

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

士有辟人之法有辟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耨而不輟

為士從辟人之法已之為士則從辟世之法耨而不輟

鄭曰耨覆種也輟止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為其不

而便非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孔曰隱於山吾非斯人

之徒與而誰與孔曰吾自當與此天下人同天下有

道立不與易也言凡天下有道者立皆不疏長沮至

正義曰此章記孔子周流為隱者所譏也長沮桀溺耦而耕
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者長沮桀溺隱者也耦耕者
耦為耦津濟渡之處也長沮桀溺並二耦而耕孔子道行於
旁過之使子路往問濟渡之處也長沮曰夫執轡者為誰
執轡謂執轡在車也時子路為御既使問津孔子代之而執
轡故長沮見而問子路曰夫執轡者為誰人子路曰為孔丘
者子路以其師名聞於天下故舉師之姓名以告長沮也曰
是魯孔丘與者長沮舊聞夫子之名見子路之答又恐非是
故復問之曰是魯國之孔丘與與是疑而未定之辭曰是也
若子路言是魯孔丘也曰是知津矣者長沮言既知是魯孔
丘是人數周流天下自知津處故乃不告問於桀溺者長沮
告津處故子路復問桀溺桀溺曰子為誰者不識子路故問
之曰為仲由者子路稱姓名以答也曰是魯孔丘之徒與者
桀溺舊聞魯孔丘之門徒有仲由有恐非是故復問之曰是
與曰然者然尤是也子路言已非是魯孔丘之徒也曰為
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者此譏孔子周流天下也為周
流之貌言孔子何事焉然周流者乎當今天下治亂同皆
是無道也空舍此適彼誰以易之為有道者也且而與
齊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者士有辟人辟世之法
孔子從辟人之法長沮桀溺自謂從辟世之法且而皆語

曰四體不動五穀不分孰為夫子包曰丈人云不
勤勞四體不分
植其杖而芸孔曰植倚也
除草曰芸
子路拱而
曰四體不動五穀不分孰為夫子包曰丈人云不
勤勞四體不分
植其杖而芸孔曰植倚也
除草曰芸
子路拱而
曰四體不動五穀不分孰為夫子包曰丈人云不
勤勞四體不分
植其杖而芸孔曰植倚也
除草曰芸
子路拱而

立未不知所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

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

之至則行矣孔子曰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子路曰不仕無義

鄭曰留言以語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

之何其廢之孔子曰言女知父子相養不可廢反可廢君臣之義邪欲繁其身

而亂六倫包曰倫道理也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

不行已知之矣包曰言君子之仕所以行君臣之義不可廢反可廢君臣之義邪

之疏子路至之矣正義曰此章記隱者與子路相讓之語也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擔荷竹器子路問曰子

子行不相及而獨在後逢老人以杖擔荷竹器子路問曰子

見夫子乎者夫子曰子也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

而求問我求索之邪植其杖而芸者植倚立也芸除草也

而食之丈人知子路賢故又以二子見於子路也明日子路

而行以告者既宿之明日子路行去遂及夫子以丈人所言及

難悉見子之土告之也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

矣夫子言此丈人必賢人之隱者也使子路反求見之欲語

以已道子路反而至其家則丈人出行不在也子路曰不仕

無義者丈人既不在留言以語丈人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

之此下之言皆孔子之意言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

人性則皆當有之若其不仕是無君臣之義也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者言女知父子相養是知其身則亂於君臣之義大道理也君子之仕也非苟利祿而已所以行君臣之義亦不必自己道得行孔子道不見用自已知之也

註藤竹器○正義曰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

柳下惠少連逸民者節行超逸也包曰子曰不降其

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

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鄭曰言其自己之謂柳

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

已矣行應思慮如此而已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

包曰放言也不復言世務身中清廢中權馬曰清純潔也遺出亂自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馬曰亦不必進亦疏民

至不可正義曰此章論逸民賢者之行也逸民伯夷叔齊

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者逸民謂民之節行超逸者也

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也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

齊與者此下孔子論其逸民之行也言其自己之心不降志

也不入庸君之朝不辱身也惟伯夷叔齊有此行也謂柳下

惠連降志辱身矣者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者又論

此二人食祿亂朝是降志辱身也倫理也中慮也但能言

倫理行應思慮如此而已不以出務嬰心故亦謂之逸民謂

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者放置也清純潔也

反常合道也孔子又論此二人隱遯退居放置言語不復言

其出務其身不仕濁出應於純潔遭世亂自廢棄以免

於權也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者孔子言我之所行則

此逸民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故曰無可無不可

也不論朱張之行者王弼云朱張字子弓荀勗以此孔子言

其行與孔子同故不論也大師擊適齊亞飯干適楚孔子曰亞

師也擊干皆名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包曰三飯四飯樂

官名也鼓方叔入於河包曰鼓擊鼓者方叔播鼗武入

於漢孔曰武名也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孔曰魯

禮壞樂廢人疏大師至於海。正義曰此章記魯哀公

皆去陽襄皆名疏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也大師擊

者太師樂官之長名擊去魯而適齊也亞飯干適楚者亞

也天子諸侯每食奏樂樂章各異各有樂師次飯樂師名干

往楚三飯樂師名繚往蔡四飯樂師名缺往秦鼓方叔入於

河者擊鼓者名方叔入於河內也播鼗武入於海者陽襄皆名二

人新鼓而小有兩耳持其柄播之旁耳還自擊播鼗者名

武入君於漢中也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者陽襄皆名二人

入君於海內也周公謂魯公孔子曰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封於魯曰君子不

施其親孔子曰施易也入以他不使大臣怨乎不以

怨不見孔子曰大故謂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

一人孔子曰大故謂疏周公至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

周公戒魯公之語也周公謂魯公者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封

於魯將之國周公戒之也曰君子不施其親者施不易也言

君之為國不以他人之親易已之親當行博愛廣施也不使

大臣怨乎不以者以用也既任為大臣則當聽用之不得令

大臣怨不見聽用故舊無大故則不棄者大故謂惡逆之事

也故舊朋友無此惡逆之士則不有遺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才無得責備於一人也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包曰周時四乳生八子

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皆為顯士故記之

疏正義曰此章記異也周時有人四偏上三子而乳之每乳

皆二子凡八子皆為顯士故記之耳鄭玄

以為成王時劉向馬融皆以為宣王時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八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九

子張第十九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

正義曰此篇記士行交情仁人勉學或接聞夫子之語或辨揚聖訓之德以其皆弟子所言故善次諸篇之後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

孔曰致命不愛其身

見得思義祭思敬

喪思哀其可已矣

疏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正義曰此章言士行也士者有德之稱自卿大夫已下皆是致命謂不愛其身子張言為士者見君有危難不愛其身致命以救之見得利祿思義然後取有祭事思盡其敬子張曰有喪事當盡其哀有此行者其可以為士已矣

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孔曰言無

所輕

疏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正義曰此章言人行之不備者弘大也篤厚也。言無也言人執守其德不能弘大雖信善道不能篤厚人之若此雖存於世何能為有而重雖沒於世何能為無而輕言

於世無所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
孔曰問與人子

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

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

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

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子曰友交當如

子疏
子夏至人也。正義曰此章論與人結交之道。子夏

問交於子張者門人謂弟子問交與人之道。子夏

曰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者

而不可交者即與之交若彼人不賢不可與之交者則拒之

善行也言君子之人見彼賢則尊重之雖眾多亦容納之

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亦有既陳其

者拒之設若我之大賢則所在見容也我若不賢則人將拒

之道不可相非交當如子張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

焉
致遠恐泥難不是以君子不為也疏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
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知其所以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

已矣疏
子夏曰日知其所以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

學之使月無忘也
知其所以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

而篤志而厚識之切問而近思
切問者切問於己所學

而篤志而厚識之切問而近思
切問者切問於己所學

所未能及之事况問所未學遠思所
未達則於所看者不精所思者不辨
仁在其中矣疏
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好學近於仁也博學也篤志也切問也近思也
不志の問者親切問於已所學未悟之事不汎濫問之也
思者思已所未能及之事不遠思也若汎問所未學遠思所
未達則於所看者不精所思者不辨仁在其中矣
純篤今學者既篤志近思故曰仁在其中矣
子夏曰百
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學以致其道
包曰言百工
以致其道
疏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學以致
為喻也審曲面勢以錫五材以辨民衆謂之百工
其肆則能成其事猶君子
勤於學則能至於道也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孔曰文飾其
疏
言小人之不能公過也言小人之有過也必
文飾其過強為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
理不言情實也

即之也温聽其言也厲
鄭曰厲嚴正
疏
子夏曰君子
即之也温聽其言也厲
正義曰此章論君子之德也望之
即之及聽其言也由此三者變易常人之事也厲嚴正也常
人遠望之則多懈惰即近之則顏色猛厲聽其言則多佞邪
唯君子則不然人遠望之則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常儼然也
即近之則顏色温和及聽其
言辭則嚴正而無佞邪也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
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
王曰厲猶病也
信而後勞
信則以為為誇已也
疏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
信則以為為誇已也
正義曰此章論君子使下事土之法也
厲猶病也言君子若在上位當先示信於民然後勞役其民
則民忘其苦也若未盡信而便於役之則民以為從欲崇
後妄加困病於已也若為人臣當先盡忠於君待君信已而
後可諫君之失若君未信已而便稱君
過失以諫辭之則君以為為誇已也
子夏曰大德不
踰閑
孔曰閑猶法也
小德出入可也
孔曰小德不能不疏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正義曰此章論人之德有小大而行亦不同也。閑猶法也。大德之人謂上賢也。亦有時踰法而出旋能入守其法不責其備故曰可也。子

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包曰言子夏弟子但當

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末事耳不可無其本故云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噫心

之聲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包曰言先傳業者以先厭倦故我

門人先教以小事後將教以大道。壁立諸草木區以別矣。馬曰言大尚與小道殊異譬如

草木異類區別言學當以次。君子之道焉可誣也。馬曰君子之道焉可他誣言

我門人但能洒掃而已。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孔曰如一人一職疏之法也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

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者子游言偃也門人小子謂弟子也。應當也抑誣也本謂先王之遺言偃有時

評論子夏之弟子但當洒掃應對賓客脩威儀禮節之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末事耳不可無其本今子夏弟子於其本先王之

道則無有不可奈何故云如之何也子夏聞之曰噫噫者意心不平之聲子夏既聞子游之言中心不平之故曰噫噫言游過矣者謂言偃所說為過失也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

者乎子夏言我之意恐門人聞大道而厭倦故先教以小事後將教以大道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者諸之也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之草木異類區別言學當以次也。君子之道焉可誣也者言君子之道當知學業以次安可便誣罔言我門人但能洒掃而已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者卒猶終也言人之學道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能終始如一不厭倦者其唯聖人耳。子夏曰仕而優則學。馬曰行有餘學子而優則

仕疏學也言人之仕官行已職而優間有餘力則以學先王之遺文也。君學而德業優長者則當仕進以行君臣之義也。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孔曰毀疏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正義曰此章言君喪

不滅性疏之禮也。言人有父母之喪當致極哀感不得

致以至滅性滅性則非孝。註喪不滅性而死皆虧孝道。故聖人

制禮施教不令至於墮滅。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包曰言子

難然而未仁疏。正義曰此章論子張材德也。子游言

吾同志之友子張其容儀為難能及也。然而其德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

與並為仁矣疏。包曰言子張容儀疏。曾子曰堂堂乎張

言子張容儀堂堂然盛於仁道則薄於難與並為仁矣。曾

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

乎疏。馬曰言人雖未自致盡於疏。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

喪乎。正義曰此章論人致誠之事也。謂之也。曾子言我聞

之夫子言人雖未自致盡其誠於他事至於親喪必自致

也。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

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疏。馬曰孟

大夫仲孫連也。謂在諒陰之中。父疏。曾子曰吾聞諸夫子

臣及父政雖有不善者不忍改也。孟莊子之孝也其他

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正義曰此章

論魯大夫仲孫連之孝行也。言其他哭位之哀齊斬之情。禮

粥之食他人可能及之也。其在諒陰之中。父臣及子。孟氏使

父政雖有不善者不忍改之也。是他人難能也。子孟氏使

陽膚為士師疏。包曰陽膚曾子弟疏。曾子曰

陽膚為士師。包曰陽膚曾子弟。問於曾子。曾子曰

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馬曰民之離散為輕漂犯法乃上之所為。疏。孟氏至勿喜。非民之過當哀矜之勿自喜能得其情。疏。孟氏至勿喜。章論典獄之法也。孟氏使陽膚為士師者。陽膚曾子弟子。士師典獄之官。問於曾子者。問其師求典獄之法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者。言上失為君之道。民人離散為輕漂。犯於刑法亦已久矣。乃上之失。

政所為非民之過也若求得
其情當哀矜之勿自喜也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

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

焉孔曰紂為不善以喪天下後世皆歸焉。正義曰此章戒

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正義曰此章戒

所殺盜法殘義損善曰紂言商紂雖為不善以喪天下亦不

若地形卑下則眾流所歸人之為惡更下眾惡所歸是以君

歸之於紂也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

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孔曰更疏子貢

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正

義曰此章論君子之過也言君子苟有

過之時則為眾所知如日月正當食時則萬物皆驚也及其改

明衛公孫朝馬曰公孫朝衛大夫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

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

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

不學孔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賢與而亦何常師

之有孔曰無所不從疏公至之有正義曰此章論仲

也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者問子貢仲尼何所從學而得成

此聖也意謂孔子生知無師所從學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

墜於地也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

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者焉猶安也言文武之道未墜於地

乎而亦何常師之有者言夫子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叔

孫武叔語大夫於朝馬曰魯大夫叔曰子貢賢於

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言之宮牆賜

小五百五十一

之牆也及肩闕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
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
者或寡矣包曰夫子天子之云不亦宜乎謂武叔

疏叔孫至宜乎。正義曰此章亦明仲丘之德也。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丘者叔孫武叔魯大夫

有時告語諸大夫於朝中曰子貢賢才過於仲丘子服景伯以告子貢者景伯亦魯大夫子服何也。以武叔之言告之子貢也。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闕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致致武叔有此言。不為之舉。喻曰譬。知人居之宮。四圍各有牆。牆卑則可闕見其在內之美。猶君子之道。可以小知也。牆高則不可闕見在內之美。猶君子之道。不可小知也。今賜之牆也。纔及人肩。則人闕見牆內室家之美。好夫子之牆高。乃數仞。七尺曰仞。若人不得其門而入。則不見宗廟之美。備百官之富。盛也。得其門者。或寡矣。者言夫聖人非凡。可及。故得其門而入者。或少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者。夫子謂武叔以此論之。

即武叔云子貢賢於中丘亦其宜也。不足怪焉。註馬曰。曾大夫叔孫州仇武謚。正義曰。案此本用仇公子叔此六出。孫叔孫不敢子也。春秋定十年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左傳曰。武叔懿子圍郕。是知叔孫武叔即州仇也。謚法云。剛強直曰武。叔孫武叔毀仲丘子貢曰。無以為也。仲丘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丘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言人雖自絕。奔於日月。其不知量也。叔孫至量也。正義曰。此章亦明仲丘也。叔孫武仲丘不可毀也。者言無用為此毀。譬夫仲丘之德。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也。仲丘日月也。無得而踰焉。者子貢又為設譬也。言他人之賢。譬言如丘陵。雖曰黃頭。猶可越。至於仲丘之賢。則如日月。不可得而也。人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者言奔於日月。其何能傷之乎。

仲丘亦不

也多見其不知量也。多猶適也。皆化但不能毀仲聖。又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註言人至者也。正義曰云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者。以此註意似訓多為適。斥以多得為適。皆古人多祇同者。多見其不知量。猶襄二十九年左傳云。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祇。見疏解云。祇適也。晉宋杜本皆作多。張衡西京賦云。炙炮。多皇恩。洪德施施。与多為韻。此類案矣。故以多為適也。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丘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孔曰。謂為諸侯。若即大夫。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孔曰。後世也。其立教則無不立。道之則莫不與。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則莫不和。睦也。生則榮。死則哀。痛。

也。○正義曰。此章亦明仲丘之德也。東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丘豈賢於子乎。者。此子禽心作。東元當是司其姓字。耳。見其子貢每事稱譽其師。故謂子貢云。當是子為恭。孫叔也。其實仲丘才德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者。子貢聞子禽之言。以此言拒而非之也。言君子出一言。是則人以為有知。出一言。非則人以為不知。知與不知。既由一言。則其言不可不慎也。今乃云仲丘豈賢於子乎。則是女不墮其言。豈為不知也。夫子之不可及也。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也。者。又為設譬。言夫子之德。不可及也。他人之賢。猶他物之高。皆可設者。榮而升上之。至於仲丘之德。猶天之高。不可以階梯而升上之。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主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者。又為廣言。仲丘為政之德也。得邦謂為諸侯。得家謂為卿大夫。綏安也。言孔子為政。其立教則無不立。道之則莫不與。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則莫不和。睦。故能生則榮。顯死則哀。痛。故如之何其可及也。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九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九

堯曰第二十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

正義曰此篇記二帝三王及孔子之語明天命政化之美皆是聖人之道可以垂訓將來故殿諸篇非所次也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

曆數謂列次也

允執其

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包曰允信也困極也永長也言為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

四海天祿所以長終

舜亦以命禹

孔曰舜亦以堯命禹

曰予小子履

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

孔曰履豷湯名此代桀告天之文

豷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皇天后君也夫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

有罪不敢赦

包曰順天奉法有罪者不敢擅赦

帝臣不蔽簡在帝心

言桀居帝臣之位罪過不可隱

蔽以其簡在天心故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躬孔曰無以萬方萬方不其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也萬方有罪我身之過周周家資賜也言周家受天大

賜富於善人有亂臣十人是也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孔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包曰權秤也量斗斛

與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

民食喪祭孔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寬則得衆

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孔曰言政教公平則民說矣凡此二帝三

王所以治也故疏堯曰至則說。正義曰此章明二帝三

傳以示後出終記堯命舜之辭也二辭命禹也三自曰子小子

也四自周有大賚至在予一人言二帝三王政化之法也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者此下是堯命舜以天命

辭也咨咨嗟也爾女也曆數謂列次也堯姓伊祁名放勳

姓姚名重華諡法云翼善傳聖曰堯仁義盛明曰舜堯子

朱不肖不堪嗣位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故先咨

嗟歎而命之欲使重其事言天位之列次當在女身故我今

命授於女也兄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者此堯戒舜以

為君之法也兄信也困極也求長也言為政信執其中則能

窮極四海天之祿藉所以長終汝身舜亦以命禹者舜有子

商均亦不肖禹有治水大功故舜禪位與禹故亦以堯命已

之辭命禹也曰予小子履敢用茲敢昭告于皇皇后帝者

此下湯伐桀告天辭也禹受舜禪傳位子孫至桀無道湯有

躬孔曰無以萬方萬方不其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也萬方有罪我身之過周周家資賜也言周家受天大

賜富於善人有亂臣十人是也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孔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包曰權秤也量斗斛

與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

民食喪祭孔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寬則得衆

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孔曰言政教公平則民說矣凡此二帝三

王所以治也故疏堯曰至則說。正義曰此章明二帝三

傳以示後出終記堯命舜之辭也二辭命禹也三自曰子小子

也四自周有大賚至在予一人言二帝三王政化之法也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者此下是堯命舜以天命

辭也咨咨嗟也爾女也曆數謂列次也堯姓伊祁名放勳

姓姚名重華諡法云翼善傳聖曰堯仁義盛明曰舜堯子

朱不肖不堪嗣位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故先咨

嗟歎而命之欲使重其事言天位之列次當在女身故我今

命授於女也兄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者此堯戒舜以

為君之法也兄信也困極也求長也言為政信執其中則能

窮極四海天之祿藉所以長終汝身舜亦以命禹者舜有子

商均亦不肖禹有治水大功故舜禪位與禹故亦以堯命已

之辭命禹也曰予小子履敢用茲敢昭告于皇皇后帝者

此下湯伐桀告天辭也禹受舜禪傳位子孫至桀無道湯有

責化不至也。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者。周周家也。文王武王君
政周而王天下。故曰周家賚賜也。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
有亂臣才人是也。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者。此武王誅紂誓衆之辭。湯亦傳位子孫。至末孫帝紂無道
周武王伐而滅之。而以此辭誓衆。言雖有周親不賢不忠則
誅之。若管蔡是也。不如有仁德之人。賢而且忠。若箕子微子
來則用之也。百姓謂天下衆民也。言若不教百姓。使有罪過
當在我一人之化。不至也。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
行焉者。此下摠言二帝三王所行行政法也。權秤也。量斛也。
有別無僭福也。官有廢闕。復脩治之。使無曠也。審察之。使貴賤
諸侯之國爲人。非理滅之者。復興立之。賢者當出。祀爲人。非
理絕之者。則求其子孫。使復興之。節行超逸之民。隱君未仕
者。則舉用之。政化若此。則天下之民歸心焉。而不難折也。所
重民食。喪祭者。言帝王所重有此四事。重民國之本也。重食
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寬則得衆。信則民
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者。又言帝王之德務在寬簡。不信敏
速。公平也。寬則人所歸附。故得衆信。則民聽不惑。甘爲已任
事焉。敏則事無不成。故有功。政教公平。則民諭。凡此一事二

帝三王所以治也。故傳之以示後世。此章有二帝三王之事
錄者。採合以成章。檢大禹謨。湯誥與泰誓。武成。則此章其文
略矣。註曆數謂列次也。正義曰。孔註尚書云。謂天道謂
天曆運之數。帝王易姓而興。故言曆數。謂天道。鄭以曆數
在汝身。謂有圖錄之名。何云。列次義得兩通。註孔曰。至若
此正義曰。云履癸湯名者。案出本湯名。天乙者。安國意。蓋以
湯受命之王。依殷法。以乙日生名。天乙至將爲王。改名履癸
二名也。亦可安國不信。出本無天乙之名。皇甫謐。巧欲傳會
云。以乙日生。故名履癸。天乙又云。祖乙亦云。乙日生。復名乙
引易緯。孔子所謂天之錫命。故可同名。既以天乙爲字。何云
同名乎。斯文矣。云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者。以其尚書湯
誓無此文。而湯誥有之。又與此小異。唯墨子引湯誓。其辭與
此正同。故言之。所以證此爲伐桀告天之文也。註以其簡
在天心。故正義曰。鄭因云。簡闕在天心。言天簡闕其善惡
也。註孔子至用之。正義曰。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
蔡是也。者。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
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致碎管叔于商。因蔡叔于鄭。鄭所
謂殺管叔而殺蔡叔也。云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者。箕
子紂之諸父。書洪範。序云。以箕子歸作洪範。宋世家云。微子
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帝紂之庶兄。周武王克殷。微子乃持

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而縛左牽羊右把茅於其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成王誅武庚乃命微子代殷之後於宋是言雖有管叔蔡叔為周親不如箕子微子之仁人也案周書泰誓云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是武王往伐紂於河朔誓衆之辭也孔傳云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此文與彼正同而孔註與此異者蓋孔意以彼為伐紂誓衆之辭此汎言周家政治之法欲兩通其義故不同也○註權科也量斗斛○正義曰漢書律曆志云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鍾之重一兩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五權謹矣量者命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倫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命合命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加矣志又云度者分寸尺六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而此不言度者從可知也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

子曰子張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除也子張

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王曰利民在政無費於財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子曰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馬曰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爲視成慢令致期謂之賊子曰信而虛刻期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子曰

謂財物俱當與人而吝嗇於出納惜
疏 子張至有司。正

之理也。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

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者，屏除也。子張問其政術，孔子曰：曰

當尊崇五種美事，屏除四種惡事，則可也。子張曰：何謂五美？

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者，此孔子為述五美之目也。子張

曰：何謂惠而不費者？子張雖聞其目，猶未達其理。故復問之。

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此孔子為

說其惠而不費之一美也。民居五土，所利不同。山者利其禽

獸，諸者利其魚鹽，中原利其五穀，人君因其所利，使各居其

所安，不易其利，則是惠愛利民在政，且不費於財也。擇可勞

而勞之，且誰怨者？孔子知子張未能盡達，故既答惠而不費

不煩其問，即為陳其餘者。此說勞而不怨者也。擇可勞而勞

之謂使民以時，則又誰怨恨哉？欲仁而得仁，又焉貪此說欲

而不貪也。言常人之欲失在貪財，我財欲仁而得仁，而仁斯至矣。又

安得為貪乎？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

乎？者，此說泰而不驕也。常人之情，敬眾大而慢寡，小君子則

不以寡小而慢之也。此不亦是君子安泰而不驕慢乎？君子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者，此說威而不猛也。言君子常正其衣冠，尊重其瞻視，端居

儼然，人則望而畏之，斯不亦雖有威嚴而不猛厲者乎？子張

曰：何謂四惡者？子張未聞四惡之義，故復問之。子曰：不教而

殺，謂之虐者，此下孔子歷答四惡也。為政之法，當先施教，令

於氏，猶復寧申勅之，教令既治，而民不從，後乃誅也。若未嘗

疏 子張至有司。正

義曰：此章論為政

之理也。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

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者，屏除也。子張問其政術，孔子曰：曰

當尊崇五種美事，屏除四種惡事，則可也。子張曰：何謂五美？

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者，此孔子為述五美之目也。子張

曰：何謂惠而不費者？子張雖聞其目，猶未達其理。故復問之。

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此孔子為

說其惠而不費之一美也。民居五土，所利不同。山者利其禽

獸，諸者利其魚鹽，中原利其五穀，人君因其所利，使各居其

所安，不易其利，則是惠愛利民在政，且不費於財也。擇可勞

而勞之，且誰怨者？孔子知子張未能盡達，故既答惠而不費

不煩其問，即為陳其餘者。此說勞而不怨者也。擇可勞而勞

之謂使民以時，則又誰怨恨哉？欲仁而得仁，又焉貪此說欲

而不貪也。言常人之欲失在貪財，我財欲仁而得仁，而仁斯至矣。又

安得為貪乎？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

乎？者，此說泰而不驕也。常人之情，敬眾大而慢寡，小君子則

不以寡小而慢之也。此不亦是君子安泰而不驕慢乎？君子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者，此說威而不猛也。言君子常正其衣冠，尊重其瞻視，端居

儼然，人則望而畏之，斯不亦雖有威嚴而不猛厲者乎？子張

曰：何謂四惡者？子張未聞四惡之義，故復問之。子曰：不教而

殺，謂之虐者，此下孔子歷答四惡也。為政之法，當先施教，令

於氏，猶復寧申勅之，教令既治，而民不從，後乃誅也。若未嘗

教告而即殺之，謂之殘虐，不戒視成，謂之暴者，謂不宿戒而

責日，前成謂之卒暴，慢令致期謂之賊者，謂與民無信而虛

刻期，期不至則罪罰之，謂之誅害，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

之有司者，謂財物俱當與人，而人君吝嗇於

出納而惜難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

孔子曰：命謂

不知禮無以立也不

知言無以知人也

馬曰：聽言則

疏 孔子曰：不知命無

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正義曰：此章言君子立

身知人也。命謂窮達之分。言天之賦命，窮達有時，當待時而

動。若不知天命而妄動，則非君子也。禮者，恭儉莊敬，以身之

本善其不知，則無以立也。聽人之言，當別其是非，若不能別

其是非，則無以

知人之善惡也

知人之善惡也

知人之善惡也

知人之善惡也

知人之善惡也

知人之善惡也

知人之善惡也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二十終



